

RENPI WAWA

# 人皮娃娃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 · 灵异卷

葛红兵 / 主编



RENPI WAWA

# 人皮娃娃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 · 灵异卷

主编 / 葛红兵

副主编 / 钟钟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皮娃娃: 灵异卷/葛红兵主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9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文丛)

ISBN 7-5059-4388-X

I. 人… II. 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1893 号

|      |                           |
|------|---------------------------|
| 书 名  | 人皮娃娃——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文丛         |
| 主 编  | 葛红兵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2)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薛燕平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印 刷  | 北京地质印刷厂                   |
| 开 本  | 880 × 1230 1/32           |
| 字 数  | 234 千字                    |
| 印 张  | 10.25                     |
| 插 页  | 2 页                       |
| 版 次  |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8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59-4388-X/I·3416 |
| 定 价  | 21.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自由的文字游戏

### ——《新世纪·中国网络小说精选》序言

我始终相信文学在终极上是游戏的,从理想的角度讲,它不是出于义务,也不应是出于义愤,不是为了宣告,也不是为了呼号,而仅仅是出于人之为人先天的表达的欲望、解释的欲望、展布的欲望。

从这个理由出发,我非常喜欢网络文学,喜欢那些没有经过编辑审查和砍削,没有经过纸面排版的挤压和变形,性灵的、无目的的,甚至没有责任感的文字。这些文字许多是匿名的,有的虽然署名,但是署的是诸如 3721、瞎子这样的艺名,实际上也等于没有署名。

因为这些文学作品的匿名,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作品,他们和纸面文学作品的区别。它们大多没有什么文以载道的宏大动机,它们大多是游戏之作,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游戏的姿态。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未来不是我们今天的必然王国,而是自由王国,相信在自由王国里,人们只是出于自由个性的发挥而自由地从事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人人都将是艺术家、文学家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的出现将经典著作家的预想大大地提前实现了。

这里发表的阵地几乎是无限的,它不受纸面刊物版面的限

制;这里发表的方式是自由的,它不受编审的约束;这里发表的目的是单一的,仅仅是发表本身这个事件而已,它几乎是无目的的,它应验了康德老人关于审美无功利的伟大理论构想。的确,那些近乎匿名的网络文学作者,对于他们的作品几乎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他们大多不是出于成名成家的冲动,不是出于对世界的责任感、义务感,而是出于单纯的爱好。这就够了。

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师姐,她说她跨海飘洋来中国学习美学,仅仅是为了回国后在家里更好地插花,将家庭布置得更艺术。当时,我为她的志向如此“藐小”嘲笑了她。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却为当初的嘲笑感到后悔不已。如果一个社会它的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允许我们不是出于生计的目的,允许我们不是出于社会的外在压力读硕士、博士,学习美学仅仅是出于将生活过得更加艺术、更加审美,这难道不是更加符合人性吗?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出于责任而写作的文学实际上比出于游戏而写作的文学处于更低级的人类生活的环节上。

让我们将网络文学从现阶段的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让我们姑且这样浪漫地认识网络文学吧,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沉重的东西太多,而游戏的机会太少。

由此,我想网络文学它所依据的规则和纸面文学刊物是完全不同的。它为什么需要稿费,它本身应当是反稿费的产物。要稿费,就一定会有人为稿费给谁、给多少而操心费力,这就不是网络文学了。另外,网络文学也不一定需要什么“伟大作家”。如果,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一样,成了“伟人”的天下,那我们就不需要网络文学了,我们拥有纸面刊物就足够了,网络文学就是专门为俗人、凡人准备的精神餐点,它就应当有点儿漫不经心,有点儿随



心所欲,有点儿不顾章法,有点儿不上(纸面刊物的)路子。说来说去,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它和当今的主流纸面媒体就应当是有区别的。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网上的作品正在流传,通过电子邮件,通过网络文学刊物,通过 BBS 等等,他们的传播速度以及广度是那些发行量大多在 3000 册至 10000 册的纸面文学刊物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不必为它担心,不必保护它,也不必摧毁它,让它自由自在地发展好了。有些事情,我想自然的最好。当它处于自然状态时可能也就是最好的时候,当我们突然特别关心起它的时候,说不定就是它遭殃的时候。

葛红兵

# 目 录

自由的文字嬉戏 / 1

——《新世纪·中国网络小说精选》序言

鬼衣 / 1

妖楼 / 29

邱有亮的手 / 59

越狱 / 73

美丽眼神 / 93

误导 / 116

海边秀色 / 120

恶蟒谷 / 138

完美杀人计划 / 151

阅览室 / 175

聊斋夜话 / 194

雪夜迷踪 / 204

花骸 / 210

鬼杀 / 221

阴间使者 / 230

一只披着狼皮的羊 / 237

在尸体上爬行 / 243

人皮娃娃 / 251

女吊 / 261

沫河 / 275

自作主张 / 286

赌徒 / 292

与鬼有约 / 298

小镇上的无名夫妇 / 312

亡铃 / 316



## 鬼 衣

莲 莲

就在前几天,单位中还有个女孩子来求教:说用手工来缝制一件真丝面料的吊带裙,可不可以。我说可以的,不过用最小号的针,最细的线,最细密的针脚缝完,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我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你还是用缝纫机吧,把线和压脚全部调松,再衬上软薄纸,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也快。

女孩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分明是想说:莲蓬,你帮我裁好吗?

但我已经再也不摸裁剪刀了,这点在我所在的整个机关,都是知道的。

可其中的隐情,又有谁知?

萍儿在和我搞对象那阵,可能因为自小的营养太好罢,她的体形属于比较丰满的那种,偏她又喜欢运动,胳膊腿的肌肉都非常结实。这种运动员的体形其实很难找到合适的衣服。不是嫌小,就是过于宽松。她当然也喜欢漂亮的衣饰,这是所有青春期女孩的天性。那一阵她总是跑到家门口的上海裁缝铺,手里拿着《上海服饰》之类的图样请他们做。

只不过,做完了左看右看,总是不大中意。而买料呀手工呀什么的却花了不少钱,我记得那一阵秦皇岛的裁缝生意相当不错。我姑姑家隔壁有一服装厂的病休工人,一个月光是踩缝纫机

就踩出了两千元。

对《上海服饰》、《现代服装》之类的时尚杂志,百无聊赖之中我也会仰在床上翻翻。但最喜欢的是对着清凉美人的图片想入非非。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独自研究了半天书上的服装结构图,我发现以我的智商,对付这种结构图实在是小儿科,再看模特图片,感觉她们身上的服装我是能拆解出结构图来的。

萍儿的母亲,去天津出差时曾带回一台很漂亮的日本胜家牌电动缝纫机。也只是做些小部件,而萍儿根本就没有动过那台机器。

她就晓得买布料,做衣服,买布料,做衣服,花钱如流水的一个大小姐作风。

那天我没事鼓捣那台胜家缝纫机玩,很顺利的就将萍儿已经豁了好大口子的枕套重新缝好了。完了我说:萍儿,我给你做衣服吧。

我的小美人怔了一下,随即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狐狸状,她说:你?聪明。

我记得我给萍儿做的第一件衣服是款式比较别致的连衫裙,原图样好像来自日本的《少女》杂志。这件衣服萍儿是穿上了,并在街头给她增加了不少女人的回头率,不过那目光大多不是艳羡,而是惊奇和茫然。萍儿在读懂了这样的目光后便冲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那时秦皇岛大街上大大小小的所谓“上海服装店”随处可见。萍儿常去的那家店就是其中之一。门口用红笔赫然大书曰:正宗上海师傅。其实姓张那位小师傅是江苏张家港人。萍儿的母亲利用在政府做官的方便,替他联系了一笔校服生意,条件当然是

有的,就是要我和他学徒。

对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买卖,小张师傅当然笑得大嘴都合不拢,但看我这一米八的大汉而且是机关干部的身份要当他徒弟,他不由挠起了头,他有点腼腆的说:这活计辛苦的,大哥受这累干吗呢。

我说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再说现在我也没什么事儿。

那时我参加讲师团,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却托人从医院开出了心肌炎的假条,在家无所事事。

看在那笔生意的面上,也看在我只是玩票并不是真想在将来抢他的饭碗。小张师傅倒是对我倾力传授,他也毫不掩饰的告诉我,实际上他做的西服,没有一套不偷工减料的。正经做一套像样的西服,需要二百七十多道工序,而且每一道都有严格的要求。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他苦笑,那我就没法挣钱了。不过他还是把这二百七十多道工序教给了我。我因而做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西服,给自己穿。

虽不是很合身,却是让人惊奇的结实,可以用洗衣机洗完了而不散架的。

我很快发现我对给男人做衣服不感兴趣,我更喜欢给女人做,而且是身材漂亮的女人。小张师傅的文化水平不高,所学的还是最为古老的比例裁剪法。这种裁剪法当然可以用,但做得漂亮合身却是极难。我开始自学其它的裁剪法,如日本文化式,登丽美式和英国女装原型。

这时我开始感到困难了,因为这些先进的裁剪法中,含有一些专门的高深知识。

临近春节,小张师傅回家过年,将店交给了我。并说好这期间所有的一切收入全归我自己。但也得由我发两位工人的奖

金。

因为我的原因,这家所谓的“上海服装店”的西服质量突然好了起来。而且春节期间是旺季,一时真忙得我恨不能爹妈给多生两只手。萍儿本来还给我帮忙的,但她是大小姐做惯了的,新奇劲儿一过,就不再管我了,有时我上她们家去吃饭,她还时不时的损我两句:莲蓬啊,你不是玩玩吗,还真拿这挣钱了?

要不就是:你把那店盘下来算了,这辈子你当裁缝也不错。

我就在这时候认识了小昭。

小昭来的那天在下雪,她是个小小的身材匀称的女孩子,留一头齐耳短发,大大的圆眼睛直鼻樱唇。她来到我的身边的时候,竟是吓得我差点儿要惊叫一声。

我说了,外面风雪交加,服装店的大门是紧闭的,而且还有厚厚的棉帘子。谁进来都会带来一股寒气和雪花,而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店里了。竟然,在冲我微笑。

她的面相长得很甜,有点像洋娃娃,这天使般的微笑让我把惊叫压了回去。

她的双眸盈盈如水,她的脸颊却苍白得让我感到恍惚。

我曾在南方上学,江南水乡女子细腻的肤色曾令我痴迷。

但晓昭的肤色却不是那样的,就是让我感到恍惚,可能是因为有点儿不似凡间之物吧。

蹲在服装店这么久,这附近的居民我差不多全认识了。但我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也许是放假归来的大学生或是来走亲戚的吧。

她穿一件黑色的呢长大衣,全身包得严严实实。

因为忙,我没再多想什么,客气的冲她点点头:小姐想做衣服吗?请稍候。我把裁衣台上的纯毛面料均匀的喷上水。

然后我拿了软尺,准备给小昭量身,但她并没有脱掉大衣的意思。我不解的对她做了个请她脱衣的动作。

小昭摇了摇头,她的微笑在慢慢消失,眼角有一丝霜意在浸润:不是我做。

不是你?我左右看了看,没有别的陌生人。

哦,还没来吧,那等一会儿。我现在流不了泪,我想哪一天,我要你看到我的眼泪。

我怔怔的望着小昭,有些是听不大明白。

在盛春的季节,万物萌生,我的神情却是比冬日里更憔悴了。不要说萍儿的父亲,连她的母亲也觉得不大对劲儿:莲蓬,你是不是有病了,到医院去看看吧。你的心脏真的不太好,不要太劳累了。

我说没什么,我的感觉还好。

萍儿父亲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我。四月里来了第一场春雨。小昭来看我的时候,苍白的脸颊竟是有了一丝淡淡的血色。而且,微笑一直挂在她的脸上。

居然,她给我带了便当来。

我有几分惊疑,我不知道这便当是阴间的还是阳间的。但我决定不想让小昭难过,我打开了便当。

很奇怪会是热气腾腾的。里面是汉堡,可以看到面包片边上露出来的黄黄的摊蛋。

我咬了一口,立刻惊得再也合不拢嘴;真好吃呀,小昭,你这鸡蛋是怎么摊的?

小昭笑:不告诉你,我最拿手的就是做鸡蛋汉堡了。

她挨在我的身边坐下,这时我感觉到了她的身体是有一点点的温暖的。

这应该不是错觉吧？

可是我不知道，恐怖已经开始笼罩了四周的居民。

就在我吃汉堡的那一天，我的一个顾客的女儿，突然在前夜里不明不白的暴毙于闺房。

这是个年仅十八岁的高三女生，肌肤黝黑，在学校里是田径运动员和团委书记。平日很开朗的一个姑娘。很奇怪的，她被发现死亡时，全身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而在颈动脉处，似乎有两个青色的出血斑点。关于死因，警方和医院都无法下结论，家属拒绝解剖遗体。

这个女孩，在我的店里也是定制了旗袍的，但是我还没有做。她的杭纺面料，还有尺寸，全在我那里。家属派人来商量，问能不能在她出殡前，将那件旗袍赶出来，也算了了女孩的一个心愿。女孩这一生还没有穿过旗袍呢。

我没有理由不答应。

我连夜赶工，可这时小昭并不在，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有些很烦琐细致的工序。如制滚边条滚边，缀花盘扣，都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我差点儿就要打电话给萍儿母亲，让她帮我找人。

冥冥之中，一定是由于我的感应，小昭突然出现，本来这时候，她应该陪伴她那可怜的男朋友的。

这件旗袍是由小昭亲手设计的。湖蓝色的缎面上，一条活泼活泼的锦鲤。

居然就没有繁花似锦，但生命已经因而活泼起来。

小昭喃喃的：女儿是水做的尤物，生生世世，她们最缺的就是活泼而有氧的水啊。对不起呀，妹妹。

恍惚中，好像有一滴泪水，溢出小昭的眼眶。

我向她伸出手去,带着点儿愕然。她的手轻轻的搭入我的手心,十指葱葱。细腻的肌肤里透出青色。我的另一只手又将它覆盖,这并不是虚无飘渺的感觉,而是实实在在的细腻与温柔,虽然她远比我的体温要低得多。

我坐到一把差不多要散了架的木椅上,让小昭坐入我的怀抱。

她有些羞涩,并不好好坐着,而将头埋入我的颈侧。我的手臂,差不多是将她抱住的,就像在抱一个孩子。

我想她的嘴唇,正触在我的颈动脉上罢。

湿湿的,凉凉的,气息显得很遥远。

她的声音却是清脆而滋润的:你不说我?

我显得茫然的样子:说你什么呀?小昭。

你在宠我,莲蓬。小昭低低的吸泣起来。可这样下去要宠坏了我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莲蓬!

为什么做了鬼,也还是有人宠我,莲蓬?

小昭的容颜日见灿烂,事情便无法结束了。女孩出殡后的第三天,又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死于非命,她是啤酒厂的工人,下了中班回家,死于没有水的河床。这次尸体被警方拉走。显然不可避免的受到解剖,但警方拒绝透露任何细节。只是表示不排除该女因心脏病过度劳累而突发死亡的可能。

拒说这女性的尸身,也是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颈动脉处有两点青色淤血。

更离奇的是,据从警察局传出的可靠消息:法医刀下的这具女尸,实际上体内已经不存在一滴血。她所有的血都像被什么东西吸吮殆尽。

从稳定大局出发,警方只好沉默。



但流言却是难以控制的,也无法稳定,恐怖的气氛如大雾一样弥漫。有时见到脸色苍白的女子,也要让胆小的女孩惊叫起来。

有一天中午到萍儿家吃饭,看到来了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是萍儿父亲的好友,在港城赫赫有名的铁八卦刘指一。据说他看阴阳风水,指一不指二。但以为他是神神叨叨的风水先生可就错了,人家正经的政协委员,早年教书育人,现在经营字画古玩。

酒足饭饱,刘指一笑眯眯的说给莲蓬同志推一推运道?

萍儿母亲有点不满,说老头子纯粹是没事找事。现在莲蓬气色好多了,你给他算什么命?那命是天意,让人知道又有什么好?

萍儿却不住嘴的说:算算算,看他命里会不会发财的?

刘指一甩出十二枚大钱,我捻起一枚,又看了看这十二枚全都一样,有点儿吃惊:这是道地的秦半两!

刘指一微笑:你识货。

萍儿母亲插言道:刘老头,他历史专业毕业!

刘指一让我将这十二枚钱双手捧起,闭合。记着啊,莲蓬同志,心诚则灵,你不可胡思乱想的。

我笑,好,我不胡思乱想,可您要我想什么?我还不知要算什么呢?

萍儿摇着我的手:财运呀财运呀!

刘指一道:就想你最想的事儿吧,水到渠成,心诚则灵。

我摇着手,铜钱在我的手心哗哗作响。我闭上双眸,让我所有的思维全部收拢。最想的,那是什么呢?几乎没有迟疑的,小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不行,不能想她的!还是想萍儿吧,但就在这一迷失间,木已成舟。

木已成舟。

我的双手没有经过大脑就张开了,这十二枚铜钱,如乱雨泄下。

噼噼啪啪砸在茶色的玻璃茶几上。

正面反面,一幅随意的,难以描述的图案。

刘指一掏出烟斗来,一锅烟抽完了,老头脸色凝重:莲蓬同志,他尽量语气平缓的说,你愿意和我说实话吗?

我不敢看他的脸,想顾左右而言它。但这是什么声音呢?

警笛声由远及近。不止一辆警车。

我陷在沙发中,面如死灰。

这次遭到噩运的,居然是住在萍儿家楼下的女孩!同样是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已经在公司工作了但又在业大读书的女生。

9

在死亡时间与原因上,警方与家属产生了争执。警方据尸检报告,坚持认为这个女孩死于昨夜约9点40分,但家属说孩子是晚上12点半才回家的,那个时间孩子的母亲还看了看表,有点不满的咕哝了一句。也因为这点,他们才让她在白天“睡觉”,而在下午的时候才去叫她“起床”。

尸检报告表明:这个女孩的心脏带有先天性隐患,死于急性心功能衰竭。

家属根本不服,斥警方糊弄了事。

我只觉得脊背发凉,小昭认识萍儿吗?她可能是认识的,她见过萍儿,可她了解萍儿与我的关系吗?萍儿还有一个妹妹玉儿,她又认识吗?

我不敢想了,一腔的热血冲上脑门,又寒下心头。

小昭!

残阳如血,哀乐绕梁经久不绝,风声中像有无数个精灵在哭